

肖复兴文集

我的 艺术随笔

肖复兴 著



卷五



WUHA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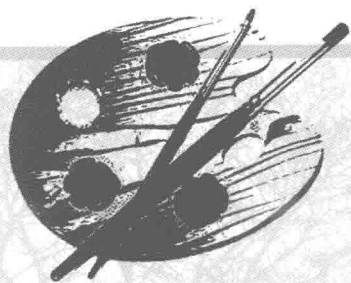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出版社

肖 复 兴 文 集

我的 艺术随笔

肖复兴 著

卷五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艺术随笔/肖复兴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9

肖复兴文集

ISBN 978-7-307-16923-4

I. 我… II. 肖…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7533 号

责任编辑: 张 璇 责任校对: 李孟潇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8.5 字数: 216 千字

版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6923-4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肖复兴

文集编好之后，想起放翁的一句诗：四海交情残梦里，一生心事断编中。似乎有些吻合此境此情。

想我交情远不足四海之阔，心事也远没有那样跌宕起伏，但交情和心事毕竟还有，而且，多写进了文字当中。文集给了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的一个机会，即便走路的姿势不那么漂亮，脚印却或深或浅地印在路上，所谓雪泥鸿爪的意思吧。

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 1963 年的暑假过后。那时，我读高一。是北京市的一次少年作文比赛，叶圣陶老先生从中挑选出二十篇作文，逐字逐句修改，并在每篇作文后面写下评语，编成了一本书《我和姐姐争冠军》，我的文章《一幅画像》忝列其中。

我的文字第二次变成铅字，是在九年后的 1972 年。那时，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的猪号里喂猪。1971 年的整个冬天，大雪封门时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干，趴在煖猪食的大锅旁，断断续续写了十篇散文。我想请别人看看我写得怎么样，想起了叶圣陶老先生。那时候，他已经被打倒，没敢



将稿子寄他，便寄给他的长子叶至善先生。没有想到，很快收到叶至善先生的回信，而且，像他的父亲一样，将我的十篇散文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修改。1972年的春天，我从中挑了一篇《照相》，很快就发表在新复刊的《北方文学》上。

我实在是幸运的。在迈向文学这条虽不辉煌却迷人的路上，一开始便遇到了属于真正大作家的叶圣陶老先生和叶至善先生两代人。说四海交情，如果不是攀附的话，两位叶老先生，应该是最值得怀念的了。

如果从1963年算起，我的写作年头有52年；如果从1972年算起，我的写作时间有43年。不敢冒充说是一生心事，起码大半生的心事，像树的年轮一样，留存在我斑驳的文字中。

我喜欢放翁说的“心事”这个词。文字生涯，其实注重的就是心事，无论是自己的心事，还是别人的心事，都是心事。自己的心事，需要有勇气和细心去触摸；别人的心事，需要用敏感和善感去沟通。我想，古人所说的剑胆琴心，应该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吧。

因此，我不像有的作家把文学当成经天纬地之大事，总觉得那样会将文学慷慨而膨胀。文学没有那样的“高大上”。文学还是属于心事的范畴，而不属于政治经济乃至哲学范畴，尽管它可以有它们的因子在内。好的文学，从来都是从心灵走向心灵，曲径通幽，一路落满心事的残花落叶。布罗茨基讲：“归根结底，每个作家都追求同样的东西：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我以为，这个过去和现在，指的更多的是作家个体化的生命和生命中最重要的心事。在文学的创作中，这些最为细小甚至被别人忽略不计的心事，才具有了艺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残花落叶，才获得了艺术生命的气息。在大千世界的变化中和漫长历史的动荡中，唯



有心事最易于让人们彼此相通，从而相互感动或慰藉，从而重新面对自己和他人，乃至更为广阔的人生与世界。

所以，当我的文集编者敲定下出版意图之后，询问我对编选文集的想法时，我说，不要编的卷数太多，十卷已经足够。这样的想法，便是基于我对文学基本的认知。文学，即便不可或缺，但也没有那样的重要。况且，我自己所写的文字不少是垃圾，或幼稚浅薄，犯不上堆砌一起，滥竽充数。能够有十卷可编，有人可看，已是幸事。这些文字，不敢冒充什么花儿朵儿，不过是一些一闪而过的露珠和草萤，但露珠非珠，却也有一丝来自内心的湿润；草萤非火，却也有一星属于自己的光亮而已。

我要非常感谢文集的编者张福臣先生。几年前，他曾经对我说：我一定要编一套你的文集。那时候，我没有当回事，以为他只是出于友情说说而已，因为现在的文学并不那么景气，出一套文集，肯定是亏本的事情。没有想到，今年夏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把出版文集的事情都料理妥定，说就等你编好文集交给我来出了。我猜得到，运作这一切事情，他所付出的心血劳力，以及友情。

我还要感谢墨人图书公司的老总陈志刚先生，我和他素不相识，却得到他的青睐和鼎力相助，让我十分的感动。这或许正是文学能够给予我一点温暖和温馨的地方。

同时，我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和这套文集的责编张璇女士，没有他们的支持，这套文集是出不成的。

这十卷文集，不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理论集，只选取散文随笔部分。为了编选省事，我选择了十本散文集，除《父亲母亲》卷和《老院纪事》卷，其余都曾经出版过单行本，只是进行了一些删削和补充。也



就是说，这十卷文集，其实只是选集。它们不是结束，只是又一个开始。我希望，能够如君特·格拉斯当年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之后所说的那样：“从此以后，我就这样生活在一页又一页纸之间，生活在一本书又一本书之间。”我曾经说过：铅华落尽，年老之后，能够有自己喜欢的一本书可读，再能有自己写的一本书可编，实在是堪以自慰的乐事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人，读到这套文集？我的心中充满好奇。如今的出版物实在是太多了，一套十卷本的文集，单摆浮搁在那里，厚厚的一摞，显得很有些成就感，也能够满足一下虚荣心。但在浩瀚的书海里，很容易瞬间就被淹没。心中暗想，不管是什么人，能够在偶然之间遇到并随手翻阅这套文集，都是一种邂逅。我相信，都会触动我们彼此的一点心事。

2015年7月盛夏于北京



目 录

上 辑

用直春行	/ 003
白马湖之春	/ 009
春天温暖的水	/ 014
忧郁的孙犁先生	/ 018
想念王火先生	/ 024
致达成	/ 028
周信芳和梅兰芳	/ 036
从菱窠到慧园	/ 041
长啸一声归去矣	/ 048
梅州访张资平	/ 053
佗城遇萧殷	/ 057
萧红故居归来	/ 061
如何面对梁思成塑像	/ 065
蔼蔼长者	/ 068
初春的思念	/ 072
君子一生总是诗	/ 075
无爵自尊贲园书	/ 081
花之语	/ 086
艺术之光在哪里	/ 089



文人的友情	/ 092
刻进时代里的艺术	/ 095
雕塑上的风云	/ 101
早春二月	
——怀念孙道临先生	/ 108
想起了叶盛章	/ 112
花飞蝶舞梁谷音	/ 117
老板的汗血马和骆玉笙的花盆鼓	/ 120
“制高点”	/ 123
舞者“巫”：杨丽萍启示录	/ 126
余男的启示	/ 129
看到童自荣先生	/ 133
宋飞为什么流泪	/ 136
激情的舞台	/ 140
我们为什么纪念曹禺	/ 144
两个哈姆雷特	/ 147
繁华落尽后	/ 152
十万春花如梦里	
——关于焦菊隐和他的戏剧论文	/ 155
如何纪念老舍先生	/ 160
于是之和一个时代	/ 168
80年代北京人艺	/ 171



下 辑

谁打翻了莫奈的调色盘	/ 181
阿尔的太阳	/ 186
邂逅毕加索	/ 190
在巴塞罗那和高迪相逢	/ 195
纽约遇蒙克	/ 202
雷诺阿听音乐会去了	/ 205
拉伯雷故居记	/ 208
布拉格雨霏霏	/ 213
在涅果什故居	/ 218
德里纳牌香烟	/ 221
卡夫卡故居	/ 224
米兰·昆德拉和霍拉巴尔	/ 227
几位作协主席	/ 232
在贝尔格莱德当一回诗人	/ 237
橡树公园	/ 242
我们便身在天堂	/ 246
寂寞不是一个漂亮的标签	/ 250
简洁是最美的生活	/ 254
偶遇帕蒂·史密斯	/ 257
阿维尼翁之夏	/ 261
美丽的手语	/ 264
你是要画还是要猫	/ 269



你还能动得流泪吗	/ 272
痛感与性感	/ 276
浪漫的丧失	/ 280
忠诚	/ 282



上 輯



1977年的5月，叶圣陶先生有过一次难忘的故乡之行。在这一年5月16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宝带桥、黄天荡、金鸡湖、吴淞江，旧时惯经之水程，仿佛记之。蟹簖渔舍，亦依然如昔。驶行不足三小时而抵甬直。”

那是一艘小汽轮，早晨八点从苏州出发。

今年的开春4月，我也是清早8点从苏州出发，也是沿旧路而行，不到一个小时就直抵甬直了。我很奇怪，那一次先生是55年的重返故地，55年了，那里居然“依然如昔”，难以想象。如今，先生所说的“惯经之水程”没有了，“蟹簖渔舍”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宽敞的高速公路。宝带桥和黄天荡，看不到了，金鸡湖还在，沿湖高楼林立，已成为了和新加坡合作开发的新园区。江南水乡，变得越来越国际大都市化，在这个季节里本应该看到的大片大片平铺天际的油菜花，被公路和楼舍切割成了一



小块一小块，如同蜡染的娇小的方头巾了。

先生病危在床的时候，还惦记着这里，听说通汽车了，说等病好了自己要再回用直看看呢。不知如果真的回来看看，看到这样大的变化，会有何等感想。

这是我第一次到用直。来苏州很多次了，往来于苏州上海的次数也不少了，每次在高速路上看到用直的路牌，心里都会悄悄一动，忍不住想起先生。我总是把那里当做先生的家乡的，尽管先生在苏州和北京都有故居，但我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那里才是他的故居。先生是吴县人，用直归吴县管辖，更何况年轻的时候，先生和夫人在用直教过书，一直都是将用直当做自己的家乡的。

照理说，先生长我两辈，位高德尊，离我遥远得很，但有时候却又觉得亲近得很，犹如街坊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其实，只源于1963年，我读初三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参加了北京市少年儿童作文比赛而获奖，先生亲自为我的作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批改和点评。那一年的暑假，又特意请我到他家做客，给予很多的鼓励。我便和先生有了忘年之交，一直延续到“文革”之中，一直到先生的暮年。记得那时我在北大荒插队，每次回来，先生总要请我到他家吃一顿饭，还把我当成大人一样，喝一点儿先生爱喝的黄酒。

先生去世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那片绿绿的爬山虎》，记录初三那年暑假我第一次到先生家做客的情景。可以说，没有先生亲自批改的那篇作文，没有充满鼓励的那次谈话，也许，我不会成为一个以笔墨为生的人。少年时候的小船，有人为你轻轻一划，日后的路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无疑，强化了这样变化的意



义，渲染了少年的心。

能够去用直看看先生留在那里的踪迹和影子，便成为了我一直的心愿。阴差阳错，好饭不怕晚似的，竟然一推再推，迟到了今日。密如蛛网的泽国水路，变成了通衢大道，用直变成了门票一张 50 元的旅游景点。

二

和周围同里、黎里这样的江南古镇相比，用直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一条穿镇而过的小河，河上面拱形的石桥，两岸带廊檐的老屋……如果删除掉老屋前明晃晃的商家招牌和旗帜，以及不伦不类的假花装饰的秋千，也许，和原来的用直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和 1917 年先生第一次到用直时的样子一样呢。

叶至善先生在他写的先生的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中，提到先生最主要的小说《倪焕之》时，曾经写道：“小说开头一章，小船在吴淞江上逆风晚航，却极像我父亲头一次到用直的情景。”尽管《倪焕之》不是先生的自传，但那里的人物有太多先生的影子，和用直的影子，小说里面所描写的保圣寺和老银杏树，更是实实在在用直的景物。

1917 年，先生 22 岁，年轻得如同小鸟向往新天地，更何况正是包括教育在内一切变革的时代动荡之交。先生接受了在用直教书的同学宾若和伯祥的邀请，来到了这里的第五高等小学里当老师。人生的结局会有不同的方式，但年轻时候的姿态甚至走路的样子，都是极其相似的。或许，可以说这是属于青春时的一种理想和激情吧。否则，很难理解，在“文革”中，先生的孙女小沫要去北大荒，母亲舍不得，最后出面做通她的思想工作。



作的是先生本人。先生说：年轻人就想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就让小沫自己去闯一闯，如果我年轻五十几，也会去报名呢。或者，这就是当年先生用直青春版的一种昔日重现吧。

穿过窄窄的如同笔管一样的小巷，进入古色古香的保圣寺，忽然豁然开朗，保圣寺旁边是轩豁的园林，前面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墓和他的斗鸭池、清风亭，后面便当年五高小学的地盘了，女子部的教室小楼，作为阅览室的四面亭，和生生农场，都还健在。特别是先生曾经多次描写过的那三株参天的千年老银杏树，依然枝叶参天。有了这些旧物，就像有了岁月的证人证言一般，逝者便不再如斯，而有了清晰的可触可摸的温度和厚度。

生生，即学生和先生的意思。原来这里是一片瓦砾堆和坟场，杂草丛生，是学生和先生共同把它建成了农场。当年这一行动，曾在用直古镇引起轩然大波，这在先生的小说《倪焕之》中有过生动的描述。那时候，先生注重教学的改革，注重学生的实践活动。其实，农场很小，远不如鲁迅故居里的百草园，说是农场，不过是一小块田地，现在还种着各种农作物，古镇里的隐士一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似的，杂乱而随意地长着。

教室楼和四面亭的门都锁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前者里面的课桌课椅，当年先生的妻子胡墨林就在这里当教员，还兼着预备班的主任；后者当年是学校的小小博物馆，展览着他们的展品，现在陈列有先生临终的面模，隔着窗玻璃可以看到。四面亭的前面，是后建的一排房，作为叶圣陶先生的纪念馆，陈列的实物不多，是一些图片文字的展板，介绍着先生的一生。空荡荡的，中间立有先生的一尊胸像，脖子上系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

五高小学应该是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学校了。在这个小小的学校里，先生和他一样年轻的朋友一起，不仅建立了农场，还办了商店，盖了